

王羲之十七帖

翰墨懷賓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ISBN 7-5325-4398-6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7-5325-4398-6.

9 787532 543984 >

定价 壹佰叁拾捌圆

王羲之十七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羲之十七帖 / 本書編委會編.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

(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ISBN 7-5325-4398-6

I · 王 · II · 上 · III · 草書 · 碑帖 · 中國 · 東晉時代

IV · J29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29548 號

策劃
責任編輯 王立翔
裝幀設計 姜明
技術編輯 王建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翰墨瑰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王羲之十七帖
本書編委會編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發行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拍攝製版 上海龍櫻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印張 12.75
2006年8月第二版 2006年8月第二次印刷

ISBN 7-5325-4398-6 /J. 265

定價 壹佰叁拾捌圓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翰墨瓊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

邵敏華

吳建中

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立翔

王連起

水賚佑

朱關田

仲威

沈培方

施安昌

陳先行

陳建華

陳振濂

黃顯功

童衍方

成員

王世偉

李道林

繆其浩

何毅

周德明

王興康

趙昌平

執行編委
王立翔
仲威

目
錄

前
言

○○一

王羲之十七帖

○○九

前

言

王連起

王羲之是中國的千古書聖，『十七帖』是書聖的草書代表作品。在最早記錄王羲之書法的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十《右軍書記》中，『十七帖』便列為壓卷第一帖：『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十七帖』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

『十七帖』內容多言蜀中風情人物，是王羲之寫給益州刺史周撫的信札。周撫是東晉中興名將周訪之子，在蜀中三十餘年，王羲之嘗有意游蜀登岷山而未果。在這些帖中，可見羲之對川中人物、歷史的濃厚興趣。

這些書札，即宋歐陽修所說的『率皆弔哀俟病，叙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的『所謂法帖者』。其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灑揮灑，百態橫生』。其書筆畫牽連映帶而字字很少連屬，使轉為形質，點畫見性情，流便而輕靈，有很高的藝術水平。它相對於魏晉古草（章草）稱今草，相對於唐代才出現的大草（狂草）又稱小草，是中國書法史上最為重要的變革的產物。從傳世王氏書迹和文獻資料，都可以看到王羲之是東晉書法變革的代表人物。羲之書自為古今，早年的《姨母帖》，還有很濃的隸書筆意，但後來進行了變革，王僧虔論書說『先曾祖領軍治與右軍俱變古形，不爾，猶法鐘張』。羲之子獻之亦勸其父：『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變古形』和『改體』，是王羲之成為千古書聖的主要原因。所以元趙孟頫說，『右軍書是魏晉新體』，即是指王羲之書徹底擺脫了隸書體勢結構筆法的束縛，讓中國書法在結體用筆乃至章法上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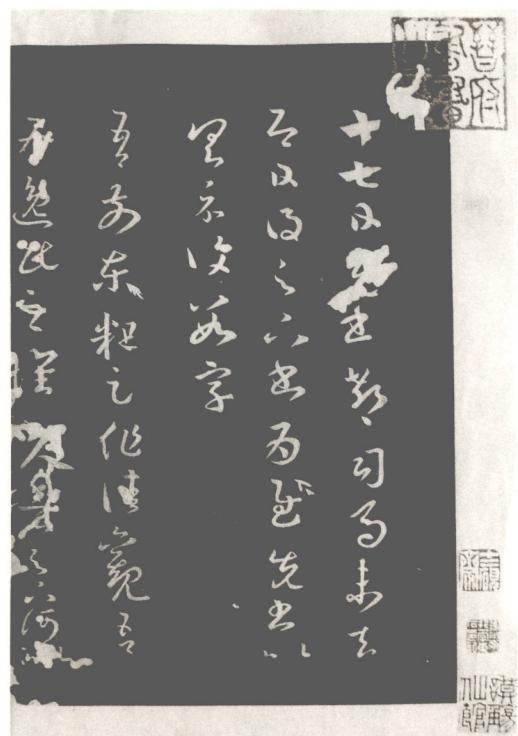
《十七帖》真迹一般認為早已不知下落，唐人的摹本和臨本也只能見到零星單本，甚至殘本，如《遠宦帖》、《游目帖》，曾經趙孟頫補全的《瞻近帖》、《漢時講堂帖》等，因此，一般談《十七帖》者，多以傳世刻本立論。宋黃庭堅曾兩次論及《十七帖》，他認為『

十七帖，必多臨本』，而影響後世最大者則是黃伯思，他的《東觀餘論》所記是『先唐石刻本』。他認為傳世《十七帖》有二：『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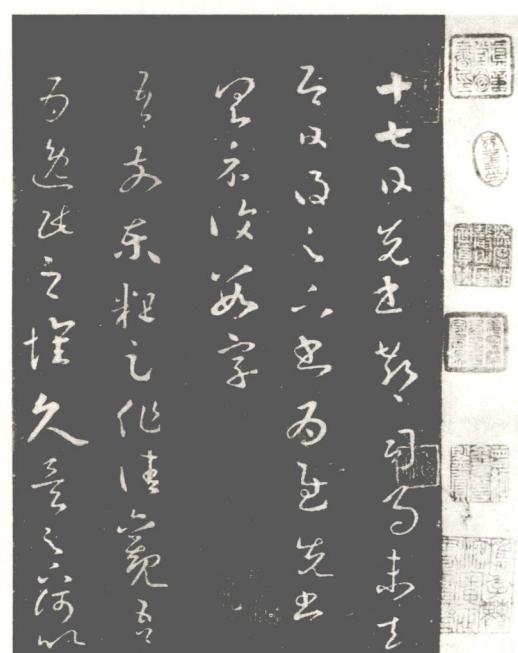
於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即傳世的唐摹館本系統；其二，《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即

所謂賀知章臨本系統。今傳世《十七帖》刻本名目衆多，基本上都是這兩種的花樣翻新。當然還有唐宋間他人的臨本，如傳為宋魏泰

家藏唐人臨硬黃本等。館本中就有張伯英舊藏本、馮銓舊藏本（圖二）、姜西溟本（圖二）、王世貞爾雅樓本、文徵明朱筆釋文本、王穉登藏本（圖三）等。賀知章本只散見於《淳化閣帖》、《大觀帖》所刻已經分散（寶賢堂東書堂帖亦然），還有缺十七行本（即所謂魏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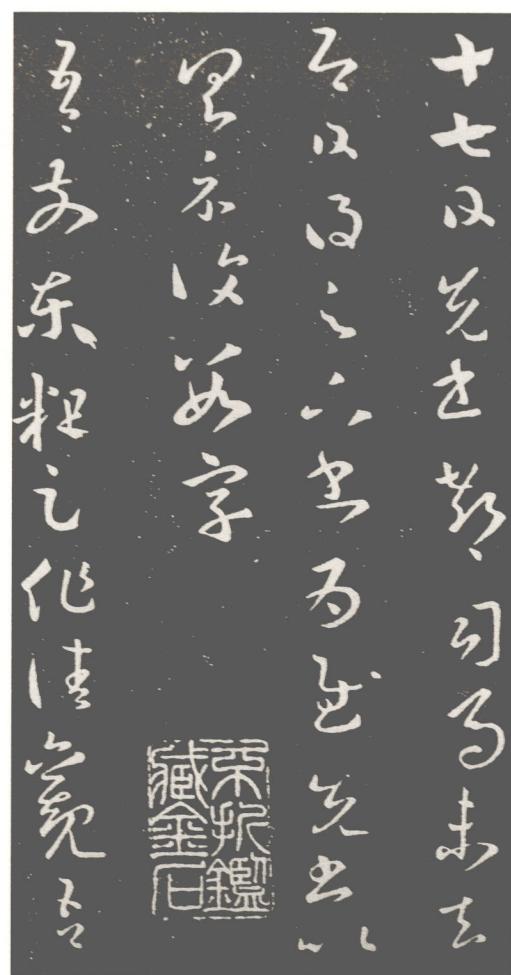
圖一 馮銓舊藏本



圖二 姜西溟本

藏本），其他匯帖中，如宋曹之格寶晋齋、明王肯堂鬱岡齋、文徵明停雲館、邢侗來禽館、吳廷餘清齋以及楊守敬鄰蘇園亦皆有刻，甚至日本、朝鮮亦曾有翻刻的《十七帖》。歷代臨本中，顏真卿、米芾皆不可信；趙孟頫臨本，明楊士奇見到五種，吳寬見到兩種，今傳世墨迹也還不止一種，也是真偽互見。又有所謂『修內司本』、孫過庭跋本等等名目，多係帖賈翻刻。即便是館本中最好的如張伯英本、文徵明釋文本、馮銓本，其筆意神態也各不一致，這如同生物的遺傳和變異。因為一個底本，由於勾摹過硃者的審美情趣不同，奏刀者的技藝高下，極拓者手法的精粗、用墨的濃淡，甚至紙張的薄厚，都能造成拓本的視覺差異。關於存世各種《十七帖》拓本的考證，今賢多有論述，其優劣的評價，刻拓的早晚，則多不相同。

此次影印的上海圖書館所藏張伯英本，係傳世最佳之本。卷裝，卷長一千厘米，高三十一點五厘米，帖芯長四百二十二厘米，高二十五點五厘米，宋簾紋紙重墨拓，墨色沉古，字口豐腴，渾樸之氣同他本迥異，是傳世《十七帖》中公認的早期佳拓。帖上的藏印和題跋告訴我們，此帖明代為童軒（士昂）所藏，帖後有張正蒙一跋，跋文講明是為吳寬所題。帖上還有項元汴印、繆曰藻印、清內府嘉慶璽印，最後歸銅山張伯英。內《青李帖》失兩行，殘六字，這是《十七帖》館本系統中，面貌特立獨行的一種，同傳世其他拓



圖三 王穉登藏本

本皆非一石。何謂館本，元黃潛所說最爲簡明：『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搨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敕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二字不完，是梁之徐僧權云。』（《黃文獻公集》卷四）

張伯英先生得此本於清內府，他是近代碑帖鑒定的泰斗，嘗見他《閱帖雜咏》組詩，論《十七帖》竟然占了這組詩的十分之一。

張氏首推此本：

『先唐十七雙名刻，智辯而今不一逢。賴有弘文留此本，千秋猶見書中龍。』

後注曰：『黃長睿云，《十七帖》，先唐石刻有二，謂館本及僧智辯本。智辯本失傳，弘文館本摹刻最多，却鮮佳者。予得一本於清內府，明童士昂藏，世無其匹。』

對於流行的幾種著名的《十七帖》，張伯英也有詩論其來歷及與此館本的區別：

『魏家絹本號唐臨，佻薄難將古意尋。赫赫弘文世伐闕，典型嗟汝愧山陰。』

後有注：『魏道輔《十七帖》，宋人依館本勾摹，謬謂唐臨。鬱岡、來禽、餘清三刻之外，翻刻無數。明季所珍爲宋拓者，大都章刻及此種魏帖不全（本）。宋人無摹鐫者。』（章刻指章簡甫爲蔣伯先刻《十七帖》，後人不知，謬稱唐拓、宋拓。）

張伯英對那些收藏《十七帖》而不知其來歷却要稱爲唐刻、宋拓者，給以辛辣諷刺：

『紙墨何能別舊新，名流一跋便成珍。分明魏帖同時刻，曰宋曰唐隔幾塵。』

後小字注云：『王山史得鬱岡齋本，題曰唐石宋拓；李竹懶藏魏帖，謂賀監臨者，均不值一笑。』（以上三詩見啓功先生手錄『張伯英閱帖雜咏』）

張伯英以上的詩論，未曾公開發表，轉錄於此，對讀者了解此帖會有很大裨益。

上文言及論《十七帖》者，多以爲原帖早已無存，但南宋却有人認爲原帖還在，此人便是道學家朱熹。其跋《十七帖》云：『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淆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晦庵題跋》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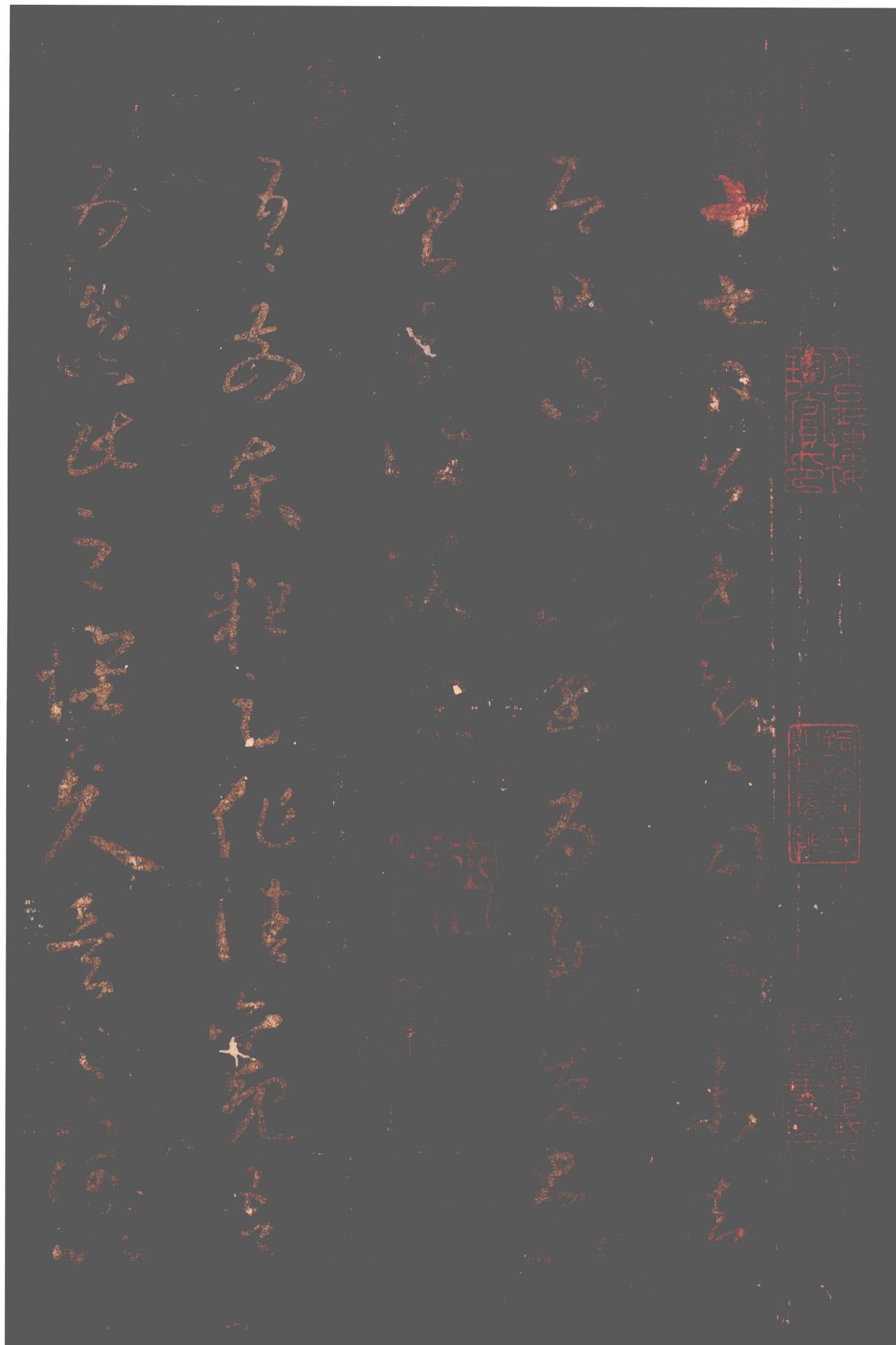
此跋中記有摹刻者馬莊甫，今天他的刻本也無從知曉了，若有，也必然會被人稱爲唐刻宋拓或唐刻唐拓的。其實，因爲古代沒有影印技術，要複製法書名帖，唐人用雙勾填墨，又稱響搨、廓填，摹《蘭亭》的馮承素、趙模等所謂供奉搨書人，就是專職此事者。館本《十七帖》後的解無畏，也是此等樣人。這種複製方法，優點是筆畫的位置結構容易保存原樣，不足是費工費時，《產量》太少，一次只能一份。大概是受從碑上傳拓得法書樣本的啓發，後來開始有了傳拓，這種方法產生於何時，尚有爭論。唐釋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當時必有拓本。唐太宗《溫泉銘》亦有拓本，而當時這些刻石，本意皆不在書法的複製，而《聖教序》、《溫泉銘》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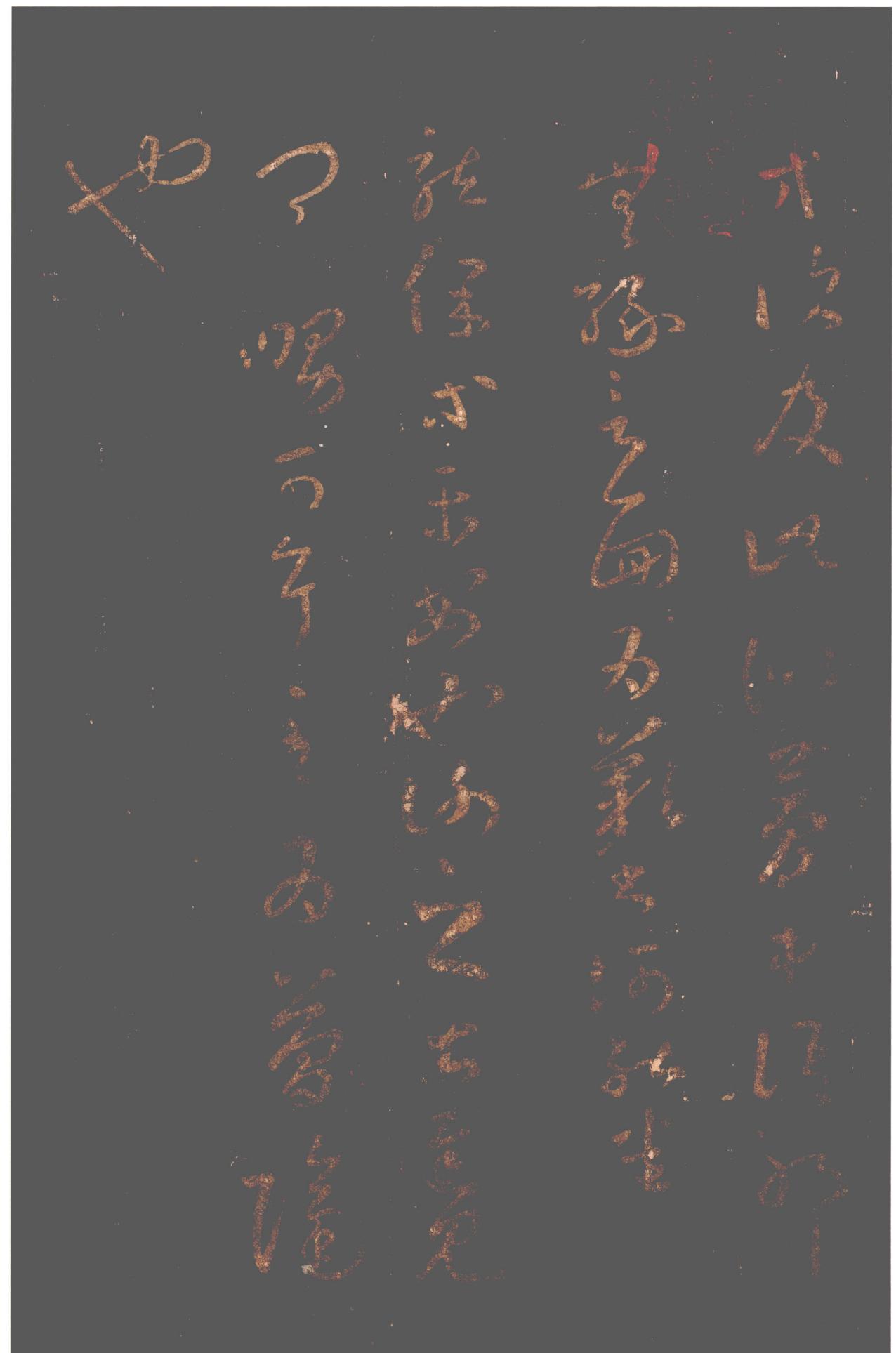
碑不是帖，北宋以後的文獻所記唐或唐以前的刻帖，都沒有確鑿的證據。即使所謂的南唐《澄心堂帖》、《昇元帖》等，從未見過原帖。《宋會要》記載宋人見到過南唐刻的一段帖石，說明這時可能有了刻帖上石傳拓的複製方法。但這種刻石傳拓的方法主要興盛於宋。所以唐人的『搨』是響搨，即勾填（摹本），宋人以今證古，將兩者混淆，便以為唐已有法帖的刻石了。又古代私人鑒藏，總希望自己的藏品越古越好。王羲之的《蘭亭序》、《樂毅論》等所謂唐刻石之說，皆源於上述原因。而所謂的《開皇蘭亭》，皆出於附會和偽造。其實，拓本的早晚，主要同歷史價值相關，摹刻反映書家書法的真實程度，才是研習書法者關心的重點。

今天很多法書名帖都歸了國家的收藏單位，所以我們研究討論它們，自然要比古人客觀得多，實事求是得多。特別值得慶幸的是，由於科技的進步，今天的影印複製，已經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帖的真實面貌，這是古人所夢想不到的。



十七日先書鄙司馬未去一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一具示復數字一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一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





等復及此似夢中語耶 一無緣言而爲歎書何能悉 一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 一卿舅可耳至爲簡隔 一也

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 一示致意 一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一時吾間不解閼懷省足下先後一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

—〇三—

久住孤窮多才志未一諳

不致此一

け立之多才志未一諳

向來亦知其後行者多矣

已極其悲

